

讓愛成就人生的美滿



廖玉蕙2020.03.12

一. 「愛」這個字

王鼎鈞先生

作家與文盲太太：

「我認這麼多字，就數這個『愛』字最麻煩。」

人生其實就是一長串尋愛的歷程，學習怎樣自愛？怎樣愛人？如何斟酌愛的重量，讓自己的愛不會變成別人的負擔。



二. 幾個有關愛的故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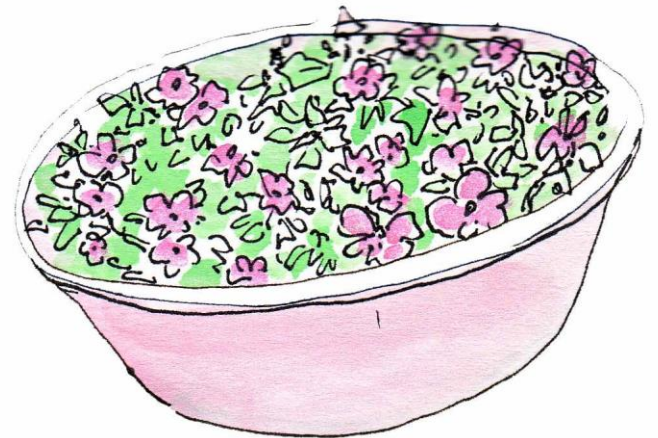
(一) 稚子愛的宣言

01. 經過樓下的喪葬隊伍

「幸好不是我爸拔！」

02. 金石堂的約會

「謝謝你當年那麼照顧我媽。」



(二) 永為後盾的承諾

01. 畢業前，黑板上的電話號碼和臨別贈言：

「不要推辭，接下它，老師永遠在這裡。」

再不濟事，我還可以去向老師尋求援助，
雖然我一次也沒去找他。

手機號碼也寫上黑板，留給學生。

老師的叮嚀，學生的繫念，是人生中最可
貴的資產。

(三)親情的動人力道

01. 艷陽下，彎身在鷹架上的背影負氣要退學的學生

「我爸爸也是工人，跟他們一樣，在工地上幫人蓋房子。」

「很辛苦齁，大熱天還在大太陽下曬著。……」

「你爸一定好不容易盼到你念到大三，你要不要再想想，就剩一年了。」

學生瞬間淚如雨下，要求一抱。鷹架上一個類似父親的辛苦身影，融化了女兒的執拗。這愛，讓我明白親情有多麼動人的力道，但我們首先得設法看見、用心想到。

02. 母親在病床上的道歉

牯嶺街上的舊書攤

晨曦裡的叮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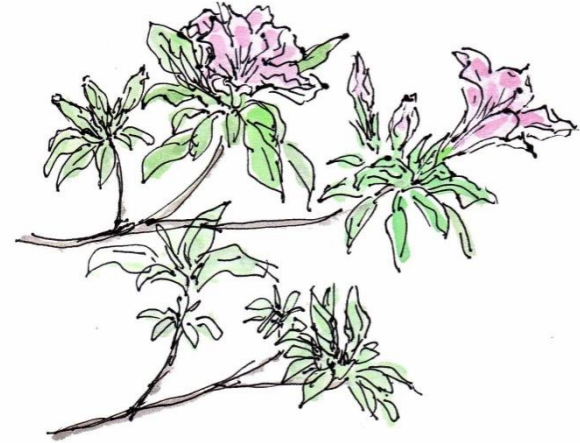
(四)二姊臨終前的那一夜

與外籍看護近距離接觸的對話

「有沒有隨身帶著兒子的照片？」

「先生長什麼樣？」

「小朋友誰照顧？」



跟我說起她的夢想，說話時，整個人煥發出奇異的光彩。

聽著、聽著，覺得慚愧，她離鄉背井到台灣來，我們有沒有回報她同等的愛和關懷？

二姊過世，Wii又被轉介。午後的電話裡的承諾至今未實現。

愛是推己及人的同理心，是對弱勢者的平等對待，無分階級和種族。我們是不是常常忽略了昵？

(五)因為愛而受傷害

01. 媒體記者的推心置腹

為家事而恍神，要連線的地震新聞，竟然因失誤沒連上；在這之前，也跑丟了幾條重要新聞。她說是憂鬱症纏身，睡不好，老闆已經開始下最後通牒。她問我：

「乾脆壯士斷腕辭職好嗎？但現在人浮於事，或者應該設法硬挺過去？」

然後左彎右拐的才說到重點，原來深夜難眠真正的關鍵是男友移情別戀，讓她失魂落魄。

分享案例

一同時開始卻不能同時結束的愛

02. 歡天喜地在臉書私訊報喜的學生

星期三宅配禮物過去，星期四收到禮物的同時，也接到男子悔婚的訊息。

喜帖發了，喜餅、酒席都訂了，她在電話裡大哭，肝腸寸斷。我花了整晚的時間開解她：「幸好及早認清這位男子猶疑反覆的個性，若嫁才發現，才真是大麻煩。」



03. 婚後不到一個月，發現新婚妻子居然有了小王。

三個月內被憂鬱症襲擊，日日淚眼迷離。

半年後，他得了機會申請外調，遠離傷心地；

時隔三年，遇到如今的另一半，夫妻胼手胝足努力，婚姻、事業都上了軌道。

前幾日他返台，不經意間看到昔日前妻的照片，只輕聲喟嘆：

「啊！都過了10年了，好快。」

這個曾經的禁忌話題，終於在10年後，可以被攤開在陽光下了。

失戀絕非世界末日

愛情難免帶來傷害，失戀絕不是世界末日。那位記者聽了，才知順利的愛情是有的，但艱難有甚於她的，也不在少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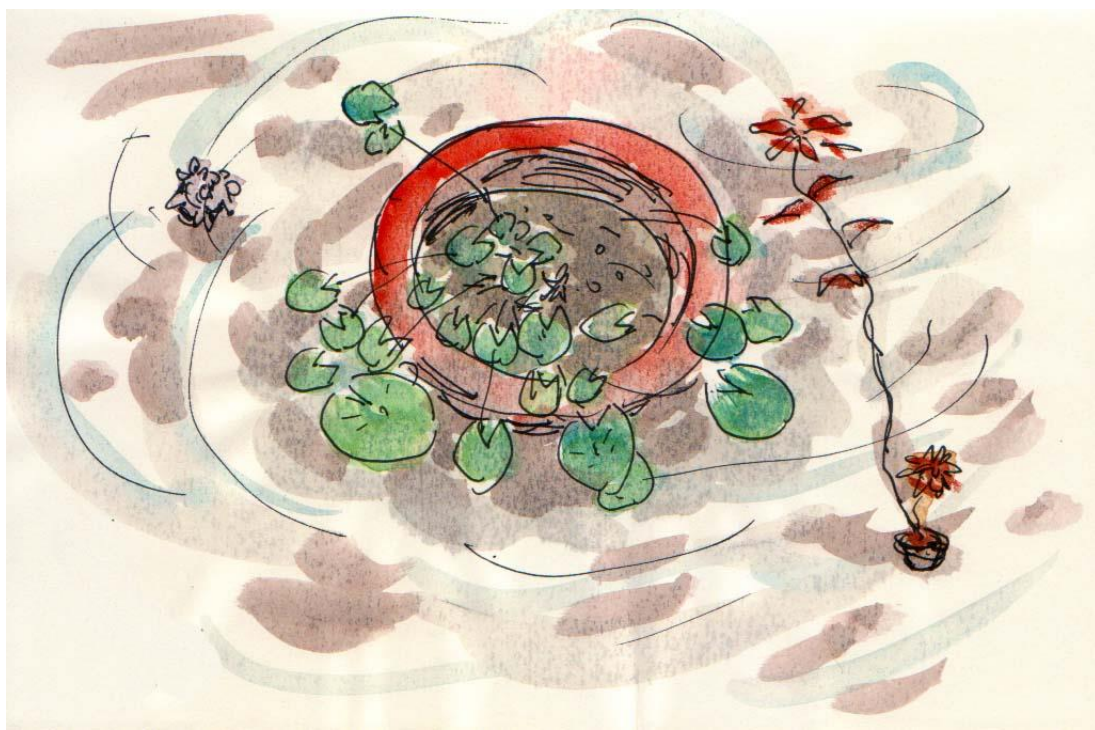
每個人在尋愛的歷程中，或多或少都得接受愛情的試煉，這些試煉如果經過好好處理，經常反倒能讓人更成熟，讓我們變得更可愛。

(六) 純真遺落的悵惘

永保赤子之心

無論時代怎樣變化，永遠別對人性失望

永遠虛心以待。



(七)絕不能坐視不公不義
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尤薩在一本《給青年小說家的信》裡說：

「作家寫作的起點是對現實世界的焦慮，是求全公義的反抗精神。」

我今天也要拿他的話來期勉諸位行有餘力，能經常關心公共議題並用行動支持，絕不要坐視不公不義。



對的事，做了就對了

01. 教育部長的稱謂(性別歧視)
02. 一張吃飯的椅子和維吉尼亞·吳爾芙自己的房間(1928年—1978年)
03. 南部高中校長的偏見(菁英思考的誤謬)

妳不做，自然有別人會去做？

外子看到我深夜常常熬夜撰文批評國是，常告訴我：「這件事不必妳瞎操心，妳不做，自然有別人會去做。」

「別人是誰？別人不就是我？我就是你說的那個『別人』。如果每個人都只期待別人，這社會怎會進步！」

我寫專欄指陳語文教育的疏漏，到學校和老師切磋教學策略、到偏鄉去義講，用我的專業來回饋社會。我真心盼望各位在經營婚姻、打拼事業之餘，也能回饋人群。

社會原本就是金字塔型的結構，在上位者少，在下位者多，切記得揚棄菁英思考，常常把弱勢族群掛在心上，對他們多加憐惜，常常思考：怎樣為他們發聲？能為他們做些什麼？這才是大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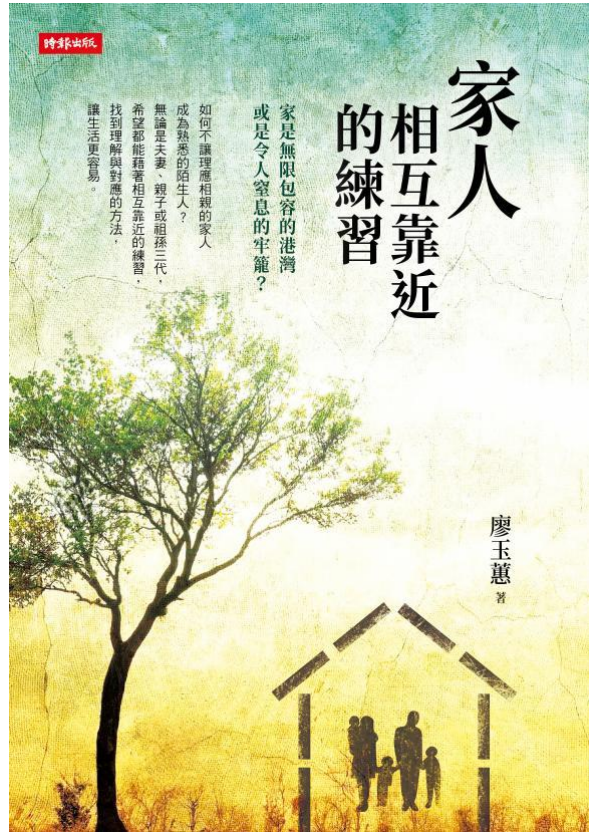
三. 結語



01. 記住得設法把愛說出來。
02. 珍攝今生的情緣，不管父母手足或其他親人。
03. 在人生行道上不只往前衝，
必要時可以做做別人的後盾。
04. 不管被愛或愛人，永遠不要怕被愛所傷害。
05. 永遠別對人性失望，要虛心以待。
06. 要常常將公理與正義放在心上。
07. 不管是小情或大愛，都需要不斷地學習，
讓我們期許在歡笑中或眼淚裡，用愛來成就人生的美滿。

家人相互靠近的練習

廖玉蕙 / 時報文化



01. 老師談到年少時和母親無法溝通，後來有想到用甚麼樣的方法向母親靠近嗎？

- A:所有的溝通都不能只想到自己，這是一種相互靠近的練習。通常溝通的時候，每個人都急於表述自己的理由，比較少去傾聽對方的聲音，也比較忽略去肯定對方，自然溝而不通。譬如我們那個年代的母親多半重男輕女，在財產的分配上尤其如此；如果我們只用民法的新規定的男女平權來譏嘲老一輩的落伍，老人家必然拿傳統男人傳承祖先姓氏及牌位的傳宗接代大旗來捍衛。
- 相互靠近可以用退一進二的方式。退一就是自己退一步，讓母親先進一步。先從自我釋出善意、卸下母親的心防，再進兩步婉轉提出自己的想法。

- 譬如：先給母親貼上一張進步新潮的標籤，肯定她平日是非常跟得上潮流的人，再請她仔細從具體事證上，想一想家裡姊妹在家事或經濟上的貢獻與孝行，再輔以民法的規範，便容易達成觀念上的改變。畢竟誰都不願意自己變成頑固份子。這也是遊說的要訣，溫柔設想世代差異轉換之不易，願意先跟對方站到同一邊。時日一久，他們終會明白活著的親人之間的相互對待，其重要性終究遠超過對逝者的款待，歡快地活著比傳統的綑綁更具體實際。

02. 老師曾經面對無法下筆的命題寫作嗎？ 如果有，怎麼辦？

- A:現在文學副刊或雜誌，都傾向計畫編輯。作家也常被邀請就編輯所策畫的命題寫作。譬如：副刊邀約作家以居住地為題創作，或以60年代的所知所感書寫，這些也許都並不在妳原先的寫作計畫中，但命題寫作往往格外具有挑戰性，因為它常溢出你熟悉的思維。譬如，一回，副刊邀約作家去金門一遊，玩得好開心，但回來得繳稿一篇，就曾讓我大傷腦筋。但因為平日勤於動腦，腦力時常激盪，倒也不致被難倒。陌生的題材尤其需要更多的思考，旅遊時當然得格外上心，加上勤查資料，後來也寫出一篇自己覺得還算滿意的文章。

- 當然，類似的命題作文跟學生的作文相比，是有較多思考時間的優勢。學生的作文比較像是古人的即席賦詩，短時間內必須寫出足夠的篇幅，但這也正是學校作文課練習的目標，測試你是不是平日積累了見識，是不是常常眼看四面、耳聽八方，是不是訓練出說故事的能力，並有能力快速回應問題，歸納分析出一個說法。

03. 老師提到寫作不是為老師寫的，是為自己。如果寫作的內容老師不喜歡，我們是要自己的聲音，還是要屈就分數？

A：寫作是一種表達，理應說出心聲，或抒情、或說理、或記事，每一樣都該出自肺腑，容或手法不同，但為自己發聲，寫心裡所想是理所當然。老師喜歡或不喜歡你的作文，會呈現在分數上，確實讓人感到困擾。但我一直認為，分數只是一時的高低，絕不至於致命。文清字順是基本，老師的標準大體一致，愛憎常見於思想或寫作手法，但對自己誠實，是人生的重要課題。何況這位老師之所喜，也許是另一位老師之所憎，你怎知大考時你會遇到怎樣的評閱老師？但寫出自己誠懇的聲音，至少對得起自己，求得了心安。將來你會知道，人生一輩子不過求其心安罷了。

04. 老師說過自己年輕的時候想要當歌仔戲演員，老師覺得自己完成了年少的夢想了嗎？

- A：我小三時寫了想當歌仔戲演員的志願，被老師寫了評語：「不登大雅之堂，重寫。」上一句不懂是何意思，下一句倒是清楚明白。後來重寫當醫生的志願，作文被張貼在教室後方的布告欄當示範，畫滿圈圈的高分文章，好長一段時間讓我誤以為作文原來是說謊競賽。
- 後來，我走上學術之路，在大學的殿堂教戲曲、影劇，跟我童年想當歌仔戲的志願相較，雖不中亦不遠矣。我站上講台說戲曲、電影，唱作一如伶人的表演，只是舞台換成了講台，上一堂課其實也像表演了一齣戲，內容要動人，表達要細膩風趣，不能讓繳了學費的學生打瞌睡，就像不能讓買票進場的觀眾失望一樣。

05. 老師是否曾在過去聽過的講座或學習歷程裡，遇到啟發自己的人？

- A：就像你們一般大的時候，我在台中女中念書。一次朝會，國文老師劉克寬先生在禮堂開講，一如今天我在這裡跟你們演說。他用《人間詞話》裡揭櫫的人生三境界比擬讀書，裡頭所舉的詩詞，讓我目眩神移。在那之前，我迷電影、看小說，幾乎把中央書局的國內外小說都看遍，母親喜歡在租書店租書看，我也跟著偷看，但詩詞對我而言，尚屬未開發園地，我去中央書局找出《人間詞話》，把後方輯出的詩詞全背了，從此愛上詩詞，也開啟了我念中文系的想望。

06. 老師彷彿給予孩子最大的自由，可不可以談一談老師的教養觀？

- A：我不是個嚴格的母親，只喜歡跟孩子分享所有生活中的悲歡。我很不擅長教訓，也不相信教訓的功能，但我篤信無言的身教。你希望教出怎樣的小孩，你得先是那樣的人。我只盼望自己在孩子受挫時，能提供一個肩膀讓她倚著哭泣；在他開心時，跟他一起歡喜分享。顛覆我母親對我的鞭打教養方式，我希望他們快樂過日子，不要懷抱不安。

08. 老師曾經在生活中遇到甚麼樣難解的困境嗎？妳當時是如何面對或解決？

- A：人生遭遇逆境是常事，當時覺得異常絕望也是真的；但幾年後回首，大多能怡然笑談。譬如：當年我進軍校教書，遭遇諸多不合理對待。我努力寫論文、認真教書，因為略有文名，不停幫學校做額外的服務，寫這、寫那的，但升等走等不到「佔缺」的門票，真是憤怒異常。後來，學校長官也許也感受到我的委屈，特准我不必佔缺，先拿論文去教育部升等。升等很快成功，但在學校依然拿講師薪水近2年，我常戲稱我是台灣最久的講師，講師一當13年，不是因為我的能力不足，是因為我的關係不夠。

- 我氣憤之餘，轉念繼續考試進修，拿到博士學位，人生因此由黑白逐漸轉為彩色。這種長期的鬱悶，經過一轉念後，變成鞭策的力量，我由是知道「坐困愁城」不是辦法，設法找到天光雲影才是重要。我利用不公不義的委屈，轉換成帶職進修的前行優惠。